

# 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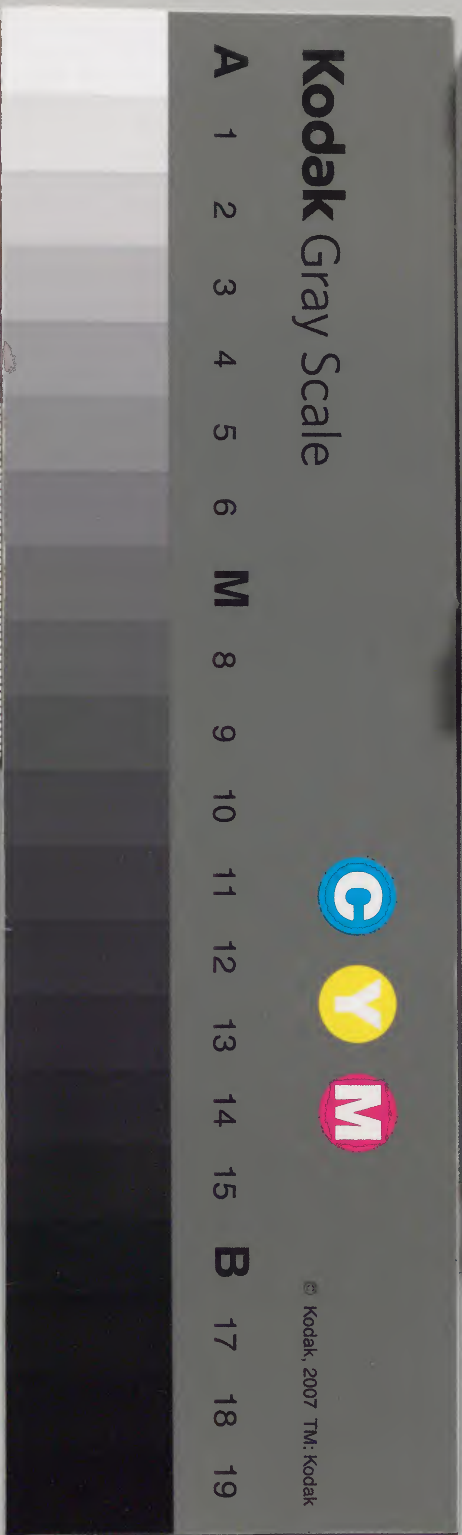
易

漢書門			
九	四	〇	八
七	一	一	八
四	八	冊	架
類號函架冊			

內閣文庫			
九	四	〇	八
七	一	一	八
四	八	冊	架
類號函架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 26 )
函號	298 252

六十八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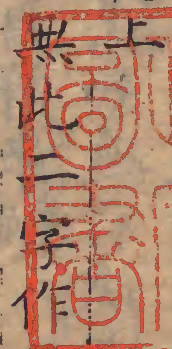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八

易四

乾

問乾坤古



易者特立此以明道如何曰作易

時未有文字是有此理伏羲始發出可學以下

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謂健

純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來取

象乾便為天坤便為地淵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卑

陽尊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終不

可以並乎父兼一家亦只容有一箇尊長不容並所謂

尊無二上也個

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然就一年論之乾

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不可便道四月十月生底

人便都是好人這箇又錯雜不可知精方子錄云以

純陽十月是純陰然

江德功言乾是定理坤是順理近是卿

論乾坤必先乾而後坤然又常以靜者為主故復卦一陽

來復乃自靜來端

方其有陽怎知道有陰方有乾卦怎知更有坤卦在後淵

物物有乾坤之象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亦無有無者子

細推此皆可見個

問黃先之易說因曰伊川好意思固不盡在解經上然就

解經上亦自有極好意思如說乾字便云乾健也健而

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

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

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賀孫。以下易傳語

問乾者天地之性情是天之道否曰性情是天愛健地愛

順處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曰所謂天命之謂性此是

說道所謂天之蒼蒼此是形體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

下民此是謂帝以此理付之便有主宰意又曰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說形體又問今之郊

祀何故有許多帝曰帥煞添差了天帝共成十箇帝了

且如漢時祀太乙便即是帝池本云問今郊祀也而今祀太乙而今都重了而今又別祀太乙一國三公尚不可况天而有十帝乎周禮中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之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之象鄭氏以為北極看來非也北極只是星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

或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盖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盡作到也因舉莊子執網維是孰主張是十數句曰他也見得這道

理如圭峯禪師說知字樣同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鬼神之妙用也備

莊仲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是有一箇漸次形迹神則忽然如此忽然不如此無一箇蹤由要之亦不離於鬼神只是無迹可見兼

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鬼神如陰陽屈伸往來消長有麗迹可見者以妙用謂之神是忽然如此皆不可測忽然來忽然而去忽然在這裏忽然在那裏

以功用謂之鬼神此以氣之屈伸往來言也以妙用謂之  
神此言忽然如此又忽然不如此者鬼是一定底神是  
變而不可知底端蒙

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妙用是其所必然者剛

收器問功用謂之鬼神妙用謂之神曰功用兼精粗而言

是說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測天地是體鬼

神是用鬼神是陰陽二氣往來屈伸天地間如消底是

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以四時言之春夏便

為神秋冬便為鬼又如晝夜晝便神夜便鬼溥錄云所

以人言之語為神嘿為鬼動為神靜為鬼以氣息言之

呼為神吸為鬼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

也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

精神竦動處溥錄作是悽愴如武帝致李夫人其風肅

然是也溥錄云問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又問草

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曰溥錄云此易言精氣為物

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者方有魂魄但出底氣便是

精便是魄譬如燒香得燒出來底汁子便是魄那成煙後

香底便是魂溥錄云是魂溥錄云是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

根蒂安知問體與魂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便是魄

曰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注謂魂陽神也魄

陰神也此語說得好安知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曰只

是此意又問人生始化曰魄如何是始化曰是胎中初

略略成形時又問哉生魄曰是月十六日初生那黑處  
楊子言月未望而生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他錯說  
了後來四子費盡氣力解法轉不分明温公又於正文改  
一字解也說不出義剛。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只是往來屈  
伸功用只是論發見者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妙  
處即是神其發見而見於功用者謂之鬼神至於不測  
者則謂之神如鬼神者造化之迹鬼神者二氣之良能  
二說皆妙所謂造化之迹者就人言之亦造化之迹也  
其生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便是  
鬼神所謂二氣良能者鬼神只是以陰陽言又分言之

則鬼是陰神是陽大率往為陰來為陽屈為陰伸為陽  
無一物無往來屈伸之義便皆鬼神著見者也又問齋  
明盛服以承祭祀却如何曰亦只是此往來屈伸之氣  
古人到祭祀處便是招呼得來如天地山川先祖皆不  
可以形求却是以此誠意求之其氣便聚又問祖先已  
死以何而求曰其氣亦自在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  
才致精神以求之便求格便有來底道理古人於祭祀  
處極重直是要求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在  
此之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鬱以陰靜去  
求之徐元震問中庸體物而不可遺曰所謂體物不可  
遺者蓋此理於人初不相離萬物皆體之究其極只是

陰陽造化而已故太極圖言大哉易乎只以陰陽剛柔  
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  
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往來耳

符兄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曰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  
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  
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  
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運轉周流  
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  
然不息蓋物。方子錄云。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下同。

問乾者天之性情健而無息之謂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曰  
性情二字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

健而不息非性何以能此。問

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  
也。端。蒙。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是以乾之剛健取義健而不息便  
是天之性情此性如人之氣質健之體便是天之性健  
之用便是天之情靜也專便是性動也直便是情蓄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只是論其性體之健靜專是性直動  
是情大抵乾健雖靜時亦專到動時便行之以直坤主  
順只是翕闔謂如一箇剛健底人雖在此靜坐亦專一  
而有箇作用底意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動時其直可知  
若一柔順人坐時便只恁地靜坐收斂全無箇營為底



意思其動也。只是闢而已。又問如此則乾雖靜時亦有動意否。曰然。當

問乾坤天地之性情。性是性情。是情何故。兼言之曰乾健也。動靜皆健。坤順也。動靜皆順。靜是性。動是情。溥

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只是一箇道理。陰陽自一氣言之。只是箇物。若兩箇物看。則如日月如男女。又是

兩箇物事。

學蒙。方子錄云。天地形而下者。天地乾坤之皮殼。乾坤天地之性情。

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又如何。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皆不可攷。有羅田宰吳仁傑云。恐都刺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刺了。問若乾坤猶可言屯蒙之類。

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淵

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元亨利貞。淵

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闕時。然天地間有箇

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是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為遂字成字說不盡。故某略添字說盡。  
高  
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溫涼燥濕。以四方言之。為東西南北。  
節  
溫底是元。熱底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  
節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會也。好底會聚也。義者宜也。利即義也。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幹事孝之骨也。猶言體物也。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甚處。剝之為卦在甚處。乾天也。一段在甚處。方能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通。少間看得如此。猶未是受用處。  
孫頌  
光祖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

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  
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  
羞惡是義之端辭遜是禮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無惻  
隱便都沒下許多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遜  
也是仁發在辭遜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問這  
猶金木水火否曰然仁是木禮是火義是金智是水  
曾見亦問此答曰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  
端倪也元若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  
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這意思仁本生意乃惻隱  
之心也心傷着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

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  
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  
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序到  
發見時隨感而動却無次序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  
德也曰他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  
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  
易略自不同

問道卿謂四德之中各具四德竊嘗思之謂之各具四德  
如康節所謂春之春春之夏春之秋春之冬夏之春夏  
之夏夏之秋夏之冬則可謂之能迭相統攝如春可以

包夏夏亦可以包春則不可也先生復全舉似道卿之說曰便是他不須得恁地說趙

問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仁禮義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禮次序却不同何也曰此仁義禮智猶言春夏秋冬也仁義禮智猶言春秋夏冬也因問李子思易說曰他是胡說因問或云先生許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果否曰就他說中此條稍是但渠只是以乾卦說修辭立其誠閑邪存其誠坤卦說敬以直內便說是誠敬爾錄云恐渠亦曾實識得誠敬曰固是且謾說耳錄

論乾之四德曰貞取以配冬者以其固也孟子以知斯二者弗去為知之實弗去之說乃貞固之意彼知亦配冬

也

言四德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也不有其功言德首

因言貞於五常為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既知又曰弗去有两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為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亦云腎有两有龜有蛇所以朔易亦猶貞也又傳曰貞各稱其事方

問乾元亨利貞注云見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夫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竊謂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倣此曰終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

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幹

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曰也未見

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三九四又却說學者修

業進德事如何都把做聖人之事得履學

或言乾之六爻其位雖不同而其為德則一曰其未要人

看易這箇都難說如乾卦他爻皆可作自家身上說惟

九二九五要作自家說不得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都

說不通九二有甚麼形影如何教見大人某看來易本

卜筮之書占得九二便可見大人大人不必說人君也

孫賀

其他爻象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當把

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即是見龍又如九三不說龍亦

不可曉若說龍時這亦是龍之在那亢旱處他所以說

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淵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為客利去見那大人大人

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

自當之矣淵

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見乃是占者

利去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說得那所利

見之人淵

問程易於九二云利見大德之君又言君亦利見大德之

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於九五

云利見在下大德之人。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  
爻互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曰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  
觀之。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為利見九  
五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為只利  
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已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  
得此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人。若九二之人。占  
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君。各隨所占之人。以爻  
與占者相為主賓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  
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  
下也。此說得最好。銖曰。如此看來。易多是假借虛設。故

用不窮。人人皆用得也。曰。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尚  
存體應用。稽實侍虛。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  
無不可該。無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銖

問九三不言象何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  
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若而已。言有乾  
乾厲之象也。銖

君子終日乾乾矣。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如  
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銖

審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法。天便添着一件  
事。君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息。往往亦只如此。  
如言存箇天理。不須問如何存他。只是去了人欲。天理

自然存如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除却此四者更有何物須是仁明聽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頻復厲无咎是也淵

問乾九三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淵錄云發

得此意通好淵錄云竊意因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

人皆可得而用初無聖賢之別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

之用臣有臣之用說得好及到逐卦解釋又却分作聖

人之卦賢人之卦更有分作守令之卦者古者又何嘗

有此不知是如何以其觀之無問聖人以至士庶但當

此時便當恁地兢惕錄云得此文也當恁地兢惕錄云個

阻淵舉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錄云不敢酒

史寧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句亦是拘了

記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爻為太子者程子笑

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

此說極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

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

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

只有箇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三此文才剛而位危故須

着乾乾夕惕若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

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

咎也祖

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虛無實底之物躍是那不着地

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思淵

或躍在淵淵是通處淵雖下於田田却是箇平地淵則通上下躍即飛在天雷

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為儲君曰易不可恁地看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言者天下事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有若只將乾九四為儲位說則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却此一爻只主一事則易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件事

為

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為舜側微時九二為舜佃漁時九三為玄德升間時九四為歷試時何以見得曰此是推說

爻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曰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它皆倣此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為象辭象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銖

問易傳乾卦引辨事以證之當初若逐卦引得這般事來證大好看曰便是當時不曾計會得久之曰經解說潔



淨精微易之教也。不知是誰做。伊川却不以為然。據某  
看此語。自說得好。蓋易之書。誠然是潔淨精微。他那句  
語。都是懸空說。在這裏都不犯手。如伊川說得。都犯手  
勢。引舜來做乾卦。乾又那裏有箇舜來。當初聖人作易。  
又何嘗說乾是舜。他只是懸空說。在這裏都被人說得。  
來事多。失了他潔淨精微之意。易只是說箇象。是如此。  
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句是實。如言公即位。便真箇  
有箇公即位。如言子弑父。臣弑君。便真箇是有此事。易  
何嘗如此。不過只是因畫以明象。因數以推數。因這象  
數。便推箇吉凶。以示人而已。却無後來許多勞攘說話。  
問

問龜山說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為義。以天位言之。不可  
階而升。以聖學言之。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盡乾卦自  
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漸次可明德  
凡占得卦爻。要在五分實主。各據地位而推。如九五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若揣自己。有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如  
聖人作而萬物咸覩。作之者在我。而覩之者在彼。我為  
主。而彼為賓也。自己無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利見彼  
之大人。作之者在彼。而覩之者在我。我為賓。而彼為主  
也。個  
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是不變底。它未  
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占上面。象辭用九。蓋是

說變淵

見群龍无首王弼伊川皆解不成他是不見得那用九用六之說淵

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惟歐公說得是此二卦

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

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二陽爻

之通也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九十蓋七

為少陽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老變而少不變

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此揲者遇乾而六爻

皆變則為陰故有群龍无首之象即剛而能柔則吉也

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群龍而却無頭剛而能柔則吉也

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為陽故有利來貞之象即乾之元

亨利貞也此發凡之言用問坤体貞靜承天而行未嘗

終始而常代變陽故為群龍而无首有利貞而無元亨

是否曰坤雖變而為陽然坤性依舊在他本是箇無頭

底物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北喪朋西

南得朋皆是無頭處也銖

問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以為天下

先則凶无首則吉曰凡說文字須有情理方是用九當

如歐公說方有情理某解易所以不敢同伊川便是有

這般處看来當以見群龍无首為句蓋六陽已盛如群

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

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皆須如此若說為天下先便

只是人主方用得以下便使不得恐不如此又曰如歐

說蓋為卜筮言所以須着有用九用六若如伊川說便無此也得礪

乾吉在元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元首言卦之本体元是六龍今變為陰頭面雖變渾身却只是龍只一似無頭底相似坤利在永貞不知有何關係子這坤却不得見他元亨只得他永貞坤之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却無淵

群龍无首便是利牝馬者為不利牡而却利牝如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皆是無頭底淵

伯豐問乾用九爻辭如何便是坤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曰此只是无首所以言利牝馬之貞無牝馬帶

大比人文字皆不可忽歐公文字尋常往往不以經旨取之至於說用九用六自来却未曾有人說得如此他初非理會家數者而此論最得之且既有六爻又添用九用六因甚不用七八蓋九乃老陽六乃老陰取變爻也古人遇乾之坤即以見群龍无首吉為占見群龍无首却是變乾為坤便以坤為占也遇坤之乾即用利永貞為占坤變為乾即乾之利也帶

問天地生物氣象如温厚和粹即天地生物之仁否曰這是從生處說來如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他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叔

欽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未  
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  
至寅又生他這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  
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維一息  
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則是始初未至於  
著如所謂休惕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隱地未至大段  
發出道夫曰他所以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蓋以其未  
散也曰他這箇是事事充滿如惻隱則皆是惻隱羞惡  
則皆是羞惡辭遜是非則皆是辭遜是非初無不充滿  
處但人為已私所隔故多空虛處爾大道  
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理做

那性命處却不是正說性如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  
便是就人身上說性易之所言却是說天人相接處淵  
乾元統天蓋天只是以形體而言乾元即天之所以為天  
者也猶言性統形爾端  
問乾元統天曰乾只是天之性情不是兩箇物事如人之  
精神豈可謂人自是精神自是精神盡  
問乾元統天注作健者能用形者也恐說得是否曰也是  
然只是說得乾健不見得是乾元蓋云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乃統天則大意主在元字上學  
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文義強說  
者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義多有強說

不通處。銖因問程易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耶。說乾道明之耶。此處畧是說得鶻突。但遺書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皆以時成。此語證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因問乾道終始如何。曰。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無以為始。不貞則無以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初九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

也錄

大明終始。是就人上說。楊導道錄中言。人能大明乾道之終始。易傳却無人字。其謂文字疑似處。湏下語剖析。殺分曉。方子

乘字。大槩只是譬喻。御字。龜山說。做御馬之御。却恐傷於太巧。這段是古人長連地說下去。却不分曉。伊川傳說。得也不分曉。語錄中有一段。却分曉。乃是楊導道所錄云。人大明天道之終始。這處下箇人字。是緊切底字。讀書。湏是看這般處。淵

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義。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又曰

聖人便是天。天便是聖人。厲

大明終始。這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六龍只與譬喻相似。聖人之六位如隱顯進退行藏潛龍時便當隱去。見龍時便是他出來。如孔子為魯司寇時便是他大故顯了。到那獲麟絕筆便是他元龍時。這是在下之聖人。然這卦大槩是說那聖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看出萬物著書立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淵。

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說乾之元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說乾之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

御天是說聖人之元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是說乾之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說聖人之利貞。此本義之言。但程易云首出庶物是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萬國咸寧如何曰恁地說也得。只恐牽

強鉤

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比繫辭所說底。仔細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他做出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得深些。子天地是形而下者只是這箇道。

理天地是箇皮殼淵

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变化是就乾道上說天德是就他四德上說淵

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節

問保合太和乃利貞曰天之生物莫不各有軀殼如人之有體果實之有皮核有箇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合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穀外面有箇殼以裹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熟未熟之際此便是別及其既實而堅此便是貞矣蓋乾道变化發生之始此是元也各正性命小以遂其小大以遂其大則是亨矣能保合矣

全其太和之性則可利貞卓

保合太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便是大底萬物萬物便是

小底天地文蔚

問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盡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君

道如何曰乾道变化至乃利貞是天饒錄首出庶物萬

物咸寧是聖人又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知高出庶

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知足

以有臨也須聰明睿知皆過於天下之人方可臨得他

厲

乾重卦上下皆乾不可言兩天昨日行一天也今日又行亦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有重天之象此所以

為天行健坤重卦上下皆坤不可言兩地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有重地之象此所以為地勢坤作所以見地勢之坤順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為天行健

厚之問健足以形容乾否曰可伊川曰健而無息謂之乾蓋自人而言固有一時之健有一日之健惟無息乃天之健可學

問天行健曰胡安定說得好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

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

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錄未達先生曰如弄梳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錄

問衛老疑問中天行健一段先生批問他云如何見得天之行健德明竊謂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行乎三百六十度之中以理言之則於穆不已無間容息豈不

是至健先生曰他却不是如此只管去自強不息上討又說那老社倉宜避去事舉易之否象曰君子以德避

難不可榮以祿明德

問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



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天運不息，非特四時為然。雖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燾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待做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坐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入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某後來見草堂先生說，又不如此。元城極愛說話，觀草堂之說，與某人所記之語，大抵皆同。多言其平生所履與行已立身之方。是時元城在南京，恣口極談，無所顧忌。南京四方之衝，東南士大夫往來者，無不見之。賓客填門，無不延接。其死之時，去靖康之

禍只三四年間耳。元城與了齋死同時，不知二公若留到靖康當時若用之，何以處也。憫

易只消認他經中七段乾坤二卦分外多了一段，認得這箇子，向後面底不大，故費解說。淵

致道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時本

易言元者善之長，說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時，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淵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

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個。

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美。便是嘉之會。當。

問亨者嘉之會。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賜。

問亨者嘉之會。曰：春天萬物發生未大。故齊到夏一時發生都齊旺。許多好物皆萃聚在這裏。便是嘉之會。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動容周旋皆中禮。便是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須是嘉其會始得。淳。

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蓋言萬物各有好時。然到此亨之時皆盛大長茂。無不好者。故曰：嘉之會。會是會集之義也。人之脩為使處處皆要好。不特是只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還皆中乎禮可也。故曰：嘉會。嘉其所會也。燾。

問亨者嘉之會。曰：嘉是美。會是聚。無不盡美處是亨。蓋自春至夏便是萬物暢茂。物皆豐盈咸遂其美。然若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又不可以為會。須是合聚來皆如此。方謂之會。如嘉會足以合禮。則自上文體仁而言。謂君子嘉其會。此嘉字說得輕。又不當如前說。此只是嘉其所會。此嘉字當若文之以禮樂之文字。蓋禮樂之文。

則文字為重到得文之以禮樂便不同謂如在人若一言一行之失亦不足以為會直是事事皆盡美方可以為會都無私意方可以合禮

利者義之和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為和也

義之和只是中節蓋義有箇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如一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不是和屬

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謂之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

便是不和安得謂之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豈不欲專

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去偽

利者義之和所謂義者如父之為父子之為子君之為君

臣之為臣各自有義然行得來如此和者豈不是利利

字與不利字對如云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升南

施問利者義之和曰義之分別似乎無情却是要順乃和

處蓋嚴肅之氣義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又曰

亨者嘉之會會聚也正是夏萬物一齊長時然上句嘉

字重會字輕下句會字重嘉字輕李可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  
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

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植。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時此處解得，亦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句。義初似不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程錄云：義則無不利矣。然義其初截然於不和矣。其終則至於各得其宜云云。

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

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點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專幹。淵。

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孫賀

易言貞字，程子謂正字盡他未得有貞固之意。翰問：又有所謂不可貞者，是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為正而固守之幹。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是箇道理，須著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得未是淵。

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問

問體仁解云以仁為體是如何曰說只得如此要自見得

蓋謂身便是仁也學復

問伊川解體仁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為元在人為仁只

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乃能利物亦

恐倒說了此類恐皆未安曰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

是君子之仁也但前輩之說不欲辨他不是只自曉得

便了學復

嘉會者萬物皆發見在裏許直柳云猶言萬物皆相見處得事事是故

謂之嘉會一事不是便不謂之嘉會會是禮發見處意

思却在未發見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

和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別討箇和方子

嘉會雖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

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未說

到和義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會字說道

是那萬物一齊發見處得他盡嘉會便是如只一事兩

事嘉美時未為嘉會會字張葆光用齊字說說得幾句

也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如之如此便足以和義這利

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謂戰國時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

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利和字也有

那老蘇所謂無利則義有慘殺而不和之意蓋於物不

利則義未和淵

問利物足以和義曰義斷是非別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  
曲直辨則便是利此乃是和處也時舉

利物足以和義凡說義各有分別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之義自不同似不和然而各正其分各得其理便是順  
利便是和處事物莫不皆然人傑

問利物足以和義曰義便有分別當其分別之時覺得來  
不和及其分別得各得其所使物物皆利却是和其義  
如天之生物物物有箇分別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至  
君得其所以為君臣得其所以為臣父得其所以為父  
子得其所以為子各得其利便是和若君處臣位臣處  
君位安得和乎又問覺得於上句字義顛倒曰惟其利

於物者所以和其義耳正淳問貞固字却與上文體行  
嘉會利物亦似不同曰亦是比方便須用兩字方說得  
盡合

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見他說得糊塗如何莫做和合  
於義四句都說不力淵

利物足以和義此數句最難看老蘇論此謂慘殺為義必  
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足以行天下  
之心必散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若如此說則義在  
利之外分截成兩段了看來義之為義只是一箇宜其  
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  
辨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小大截然不可犯似若不

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至於  
天地萬物無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和爾此只是就義  
中便有一箇和既曰利者義之和却說利物足以和義  
蓋不如此不足以和其義也嘉會足以合禮嘉美也會  
是集齊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鬪湊到此故謂之會身  
屬夏如春生之物自是或先或後或長或短未能齊整  
纔到夏便各各一時茂盛此所謂嘉之會也嘉其所會  
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就身者嘉之會觀之嘉字是實  
會字是虛嘉會足以合禮則嘉字却輕會字却重貞固  
足以幹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  
之貞固在事是與立箇骨子所以為事之幹欲為事而

非此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謨

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  
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  
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  
於時為春於人為仁身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  
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  
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  
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  
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與作中遂利者為義  
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

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  
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  
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足以長人嘉  
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  
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為體仁為我之骨我  
以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  
人嘉會足以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  
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  
有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  
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無不和蓋義是斷  
制裁到底物若似不知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

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義之和也  
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殺而不和不可徒義須  
着此利則和如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是苦物  
恐人嫌須着此利今甜此不知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  
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  
何貞固足以幹事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  
故足以為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  
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  
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榑  
榑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土中為骨俗謂之夜叉木無  
此則不可築橫曰榑直曰榑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



是是非非之正緊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  
之正也錄

故曰乾元亨利貞他祀乾字當君子淵

重錄朱子語類卷六十九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楫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易五

卷六十九

乾下

文言上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協韻說將去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緊各就他要說處便說不必言得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也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淵

問程易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贊咏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發明以示人耳銖

問伊川分乾之時乾之義如何曰也是覺得不親切聖人只是敷演其義又兼要押韻那裏德地分別淵

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裡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厭數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淵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他入來此正是無射亦保之意備

問閑邪莫是為防閑抗拒那外物使不得侵近否曰固是凡言邪皆自外至者也然只視聽言動無非禮便是閑端

九二處得其中都不着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人傑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箇君德却是要發明大人即

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發使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湊着豈不快活人只為中間多有湊不着底不可曉淵

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一箇大人所以去這裏說箇君德也兩處皆如此說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却說得這箇大人做兩樣淵

黃有開問乾之九二是聖人之德坤之六二是賢人之德如何曰只謂乾九二是見成底不待脩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此即聖人之德也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此

方能德不孤即是大人矣此是自直與方以至於大修為之序如此是賢人之德也嘗謂乾之一卦皆聖人之德非是自初九以至九漸漸做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所居之位有不同爾德無淺深而位有高下故然昔者聖人作易以為占筮故設卦假乾以象聖人之德如勿用無咎利見大人有悔皆是占辭若人占遇初九則是潛龍之時此則當勿用如見龍在田之時則宜見大人所謂大人即聖人也

問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脩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爻取象此不是言脩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

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至潛龍也已是說聖人之德了  
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  
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  
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脩業乾乾惕息恐懼  
此便是伊周地位寓錄無九四位便非這處進退不由  
我了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  
所在縱有水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已離乎行而未至  
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  
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  
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  
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

聽天矣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二  
湯武鳴條牧野時寓錄云九三是伊周地位已自離了到上九又亢了看  
來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閑寓錄云跳得時便做有德無位做不徹亦不失為潛龍  
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輪一般一恁滾將去聖  
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  
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寓同  
進德脩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  
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說處有  
真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淵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後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  
的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為實然從此做去

即是進德脩辭處立誠又是進德事 銖

問忠信進德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

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 學履

忠信所以進德實便光明如誠意之潤身 方子

忠信進德便是意誠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地

可據而無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孰 禦道夫

德者得之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裏行出來方見

這便是行忠信是真實如此 淵

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者 震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說實理信如吾斯之未能信忠信進

德就心上說居業就事上說 端蒙

彥忠云先生云脩辭便是遜以出之如子貢問衛君之事

亦見得遜處 端蒙

問脩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然

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将言語做沒緊

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立其誠便

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個

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脩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

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脩辭立誠大段着氣力又問

進德脩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脩業不但為一身

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 夔孫

問居業當兼言行言之今獨曰脩辭何也曰此只是上文

意人多因言語上便不忠信不忠信首因言忠信進德便只是大學誠意之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有此根本德方可進脩辭只是言顧行行顧言之意必大

或問脩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脩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賀孫

問進德脩業進德只一般說至脩業却又言居業何也曰未要去理會居字脩字且須理會如何是德如何是業曰德者本於內而言業者見於外而言曰內外字近之

德者得之於心者也業乃事之就緒者也如古人所謂業已如此是也且如事親之誠心真箇是得之於吾心而後見於事親之際方能有所就緒然却須是忠信方可進德蓋忠信則無一事不誠實猶木之有根其生不已佐

忠信所以進德只是着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守得常常做去業只是這箇業今日脩辭立其誠明日又脩辭立其誠淵

林安卿問脩業居業之別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脩作是脩常常如此是守義剛

亞夫問進德脩業復云居業所以不同曰德則日進不已

業如屋宇未脩則當脩之既脩則居之蓋卿

進德脩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却須着居脩

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裏面便是居

不成道脩此箇了便了脩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

語下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

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說這箇做兩字明道只做一

箇說明道說這般底說得條直淵

伊川云忠信所以進德聖人之事敬以直內賢人之事一

便恁地剛健一便恁地柔順賀孫

或問乾是聖人之事坤是賢人之事曰此但指乾之君子

忠信進德處與坤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問如此則

賢者更不可做乾之事曰忠信進德這箇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不實處及脩辭立誠見得精粗未

未直恁地做將去有那剛健底意思若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便是謹守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是乾德只是

健底意思恁地做去寓錄云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

何是坤德只是順底意思恁地收斂寓錄云恁地收

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業日

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及者直內

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按本底做將去

所以為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陰陽說乾坤只是健

順如此議論更無差錯人傑

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蓋  
取健順二體脩辭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便有  
靜順之體進脩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故曰陽  
實陰虛當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這是知得此理後全無走作  
了故直拔恁地勇猛剛健做將去便是乾道資敬義夾  
持之功不敢有少放慢這是坤道曰意思也是恁地但  
乾便帶了箇知底意思帶了箇健底意思所謂進德又  
是此心中已得這箇道理了到坤便有箇順底意思便  
只蒙乾之知更不說箇知字只說敬義夾持做去底已

後事道夫問敬以直內若無義以方外也不得然所謂  
義以方外者只是見得這箇道理合當恁地便只斬截  
恁地做將去否曰見不分曉則圓後糊塗便不方了義  
以方外只那界限便分明四面皆恁平正道夫

履之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乾道也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坤道也乾道恐是有進脩不已之意坤道是安  
靜正固之意否曰大略也是如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  
進德是如何仲思曰恐只是發已自盡脩物無違曰此  
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依舊是脩辭立其誠了伯羽曰  
恐是存主誠實以為進德之地曰如何便能忠信仲思  
所說固只是見於接物斐卿所說也未見下落處直卿



曰恐作內外分說如中庸所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曰  
也不必說得恁地高遠只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其  
獨自謹○乾固是健然硬要他健也不得譬如不健底  
人只有許多精力如何強得○乾從知處說坤從守處  
說生知者是合下便見得透忠信便是他更無使之忠  
信者○大凡人學須是見到自住不得處方有功所以  
聖人說得恁地寬須是人自去裏面尋之須是知得方  
能忠信誠之者人之道看誠之字全只似固執意思然  
下文必先說擇善而後可固執也 伯羽  
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  
也脩辭恐是顏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是確守貞一如

仲弓問仁之類脩省言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刀兩斷  
功夫故屬乎陽而曰乾道敬義夾持是退步收歛確實  
靜定工夫故曰坤道不知可作如此看否曰如此看得  
極是又問程子又云脩省言辭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恐此所謂乾道坤道處亦不可作  
兩事看曰固皆是脩己上事但若分言則須如此分別  
大抵看道理要看得他分合各有着落方是仔細 銖  
問君子進德脩業曰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  
坤卦只是說持守坤卦是箇無頭物事只有後面一節  
只是一箇持守柔順貞固而已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  
循規蹈矩依而行之乾父坤母意思可見乾如創業之

君坤如守成之君。乾如蕭何。坤如曹參。所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都是說箇順底道理。又云先迷後得。先迷者無首也。前面一項事。他都迷不曉。只知順從而已。後獲者迷於先而獲於後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無十。坤無一。乾至九而止。奇數也。坤數偶。無奇數也。用之云。乾無十者。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個。

坤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從首至尾。皆去却一箇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無成有終。皆是無頭。文蔚曰。此見聖人賢人之分不同處。曰然。

文蔚

用之問。忠信進德。有剛健不已底意思。所以屬乾道。敬義是持守底意思。所以屬之坤道。曰。乾道更多。得上面半截。坤只是後面半截。忠信進德。前面更有一段工夫也。

象子

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其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學履。

內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着力守之。賀孫。

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說云。脩其言辭。正為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之實事學履

明道論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得來洞洞流轉若伊川以篤志解立其誠則緩了高

擇言是脩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脩業只是一事進德是就心上說脩業是就事上說道夫

問內積忠信是誠之於內擇言篤志是誠之於外否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固是如此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屬力行二者自相兼帶曰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然某却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

蓋無一念之不誠所以進其德也德謂之進則是見得許多又進許多無一言之不實所以居其業也業謂之居便是知之至此又有以居之也道夫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擇言便是脩省言辭篤志便是立誠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前去又曰知至便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真箇求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地知終便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取便是終之如脩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得箇事幾便是見得到那裏可與存義便似守得箇物事在一箇是進一箇是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去

居如月無忘其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賀孫

問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既無不實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者無一毫之不實若有一毫之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處德何由進湏是表裏皆實無一毫之偽然後有以為進德之地德方日新矣又問脩辭云無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行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池錄云本議說見於事者又曰知崇禮卑亦是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池錄云進謂日見其新居謂常而不

問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但九三一

爻又似說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邪所謂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曰聖人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又問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為盛德之至閑邪存其誠在聖人則為無欺亦保是此意否曰謹信存誠是裏面工夫無迹忠信進德脩辭居業是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別銖

斐卿舉聖賢所說忠信處以求其同異曰公論舉許多忠信只是一箇但地頭不同直卿問乾之忠信與他處所謂忠信正猶夫子之忠恕與子思所謂遠道不遠之忠

恕相似曰不然此非有等級但地頭各別耳正如伊川所謂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不欺也是誠但是次於無妄耳先生復問昨所說如何曰先生昨舉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說忠信所以進德曰只是如此何不以此思之適所舉忠信只是對人言之者乾之忠信是專在已上言之者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着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故以直內義以方外

未克緊帖把捉有持底意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履之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又曰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為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已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為善有惡以問之為不善又有愧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

我要前他施教去後此最學者所宜察道夫

問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曰  
這忠信二字正是中庸之反諸身而誠孟子之反身而  
誠樣誠字是知得真實了知得決然是如此更擲撲不  
碎了只欠下手去做忠信是知得到那真實極至處脩  
辭立誠是做到真實極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箇甚  
麼前頭黑漆漆地如何地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  
做那箇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無箇安泊處所謂忠信  
也只是虛底道理而已這裏極難說須是合中庸反諸  
身而誠與孟子反身而誠諸處看舊又見先生說孟子  
有諸已之謂信亦是  
易中所謂忠信非  
主忠信之忠信也若看不透且休待他時看而今正是

這忠信所以進德一節看未得所以那脩辭立誠一節  
也看未得又問所以只說脩辭者只是工夫之一件否  
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無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  
事又曰忠信是始脩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  
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問至之是已至其處否  
曰未是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  
終終之是已至其處終之而不去又問忠信所以進德  
至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曰不可所以進德正是做  
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忠信了只說得至誠問如此則  
皆是學者事曰然這裏大槩都是學者事問頃見某人  
言乾卦是聖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知是否曰某不見

得如此便是這物事勞攘好說他是聖人事又有說學者處如初九云潛龍勿用子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事九二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九三便說得勞攘只做得學者事矣問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此却定曰然獨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疑忠信是指言行發於外者而言如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皆是發見於外者如何却言進德脩辭立誠與忠信果何異又指為居業何也曰忠信是心中朴實頭見得道理如此故其德日進而不已猶孟子所謂有諸已者是也故指進德而言脩辭立誠却是就言語上說以問立

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脩辭何也曰人不誠處多言語上柄

君子進德至存義也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而有信之忠信能實其為善之意自是住不滯德不期進而自進猶飢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所知所行自進而不已居業則只在此住了不去只看進字居字可見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戒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日程也此一段只是說終日乾乾而已學履

敬之問忠信至存義也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未是工夫

到下面方是工夫否。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為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

依舊便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無柰，何勉強去為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為善。賀孫

問：忠信進德一段，曰：忠信是心中所發，真見得道理如此。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脩辭立誠是就事上說，欲無一



言之不實也。問脩辭也是舉一端而言否。曰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說。又云知至至之是屬忠信。進德上說。蓋真見得這道理。遂求以至之。知終終之是屬脩辭。立誠上說。蓋事是已行到那地頭了。遂守之而不失。又云忠信進德。是見箇脩辭立誠底道理。脩辭立誠是行箇忠信進德底道理。學履。

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某嘗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進前。一脚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做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脩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

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又云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而居之。忘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因舉破釜。既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斷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夔孫。

問忘信所以進德。一既曰。這忠信如反身而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恁地底地位。是主學者而言。在聖人則為至誠。忠信不足以言之也。忠信是真箇見得這道理。決然是如此。既見得如此。便有箇進處。不然則黑漆漆地。進箇甚麼。此其所以進德。脩辭立誠便是真箇做得如此。去做。所以曰居業。然而忠信便是見得脩辭立誠底許。

多道理。倘辭立誠，便是居那忠信底許多道理。蓋是見得分明，方有箇進處。若不曾見得，則逆何處進？分明黑泔泔地，這箇甚麼？然見得箇道理是如此，却不去做，便是空見得。如不曾見相似，知至至之，如忠信進德底意思，蓋是見得在那裏，如望見在那裏相似，便要在那裏。所以曰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如脩辭立誠底意思，蓋已是在這裏，做決要做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存義。若只見得不去行時也，如何存得許多道理？惟是見得而又能行，方可以存義也。又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恐是大率立箇期限如此，曰這只是箇始終。熹符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

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裏，便可與理會。我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賀孫

知至至之，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此知謂居業者也。進德者日日新，又日新，進進而不已也。居業者日日守定在此也。然必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心不在時，如何脩得於乾言忠信者，有健而無息之意。於坤言敬養有順而有常之意。祖道

知至雖未做到那裏然已知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將去  
脩辭立其誠以終他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爾與幾是  
一類事這般處說得精便與那崇德廣業知崇禮卑一  
般若是那始條理終條理底說得麗

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  
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安在那  
裏從後行去這便是脩德之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只  
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故說道可與幾未做到那裏先  
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着那幾字至字又貼  
着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  
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壯祖錄云知終終之是居業意  
脩辭立其誠今日也以此故此事

明日也只做此事更無住底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着那  
意故曰可與存義也

存字終字又貼着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  
道理

用之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  
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  
終之而不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為幾  
如人訪住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  
可與幾也若已到彼則不謂之幾幾也先知之謂也存  
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之而勿失所  
謂可與存義也

林問知至與知終終字至字其義相近如何曰這處人都

作兩段滾將去所以難得分曉知至與至之知終與終之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之是須着行去到那處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上兩箇知字却一般舉遺書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下却主終要得守故如此

寓

知至至之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字是實之字是虛如知得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到那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重至字輕賀孫

知至是要知所至之地至之便是至那地頭了知終是知得合如此終之便須下終底工夫幾字是知之初方是

見得事幾便須是至之存義是守得定方存得這義礪知至至之知其可至而行至之也知終終之知其可住而止之相道

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未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何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進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今人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真箇一一到那

上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此心自實從此實處去便是做進德處也。○銖

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如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

可與存義也存字似不甚貼義字然亦且作存字看所以

伊川云守之在後端蒙

乾忠信進德脩省言辭立誠是終身事知至以下是節次知終終之用力處也坤直方大是浩然不習無不利不疑其所行乃是不動心方

體無剛柔位有貴賤因他這貴賤之位隨緊慢說有那難處有那易處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說得如此九二位正中便不恁地淵

問乾卦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否曰此正說文言

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其後却錯雜說了問

上下無常非為邪進退無恒非離群是不如此只要得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淵

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者進德脩業九三已備此則欲其及時以進耳銖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他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却別做一說恐非聖

人本意道夫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是君必有是臣。雖使而今無  
必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  
若是真龍虎。必生風致雲也。個

看來大人只是這大人。無不同處。伊川之病在那二五相  
見處。卦畫如何會有相見之理。只是說人占得這爻。利  
於見大人。萬物覩之。覩便是見字。且如學聚問辨說箇  
君德前一處也說君德。孟說道雖非君位而有君德。下  
面說許多大人者言。所以為大人者如此。今却說二五  
相見。却揆不着他這語脉。且如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只是說先時不好。後來却好。西南便合着

東北便合不着。豈是說卦爻只是說占底。人常觀解易  
底。惟是東坡會做文字了。都揆着他語脉。如渙其群。元  
吉。諸家皆云渙散了。却成群。都不成語句。唯東坡說道  
渙散他小小群。聚合成一大群。如那天下一之際。破  
散他小群。成一大群。如此方成文理。淵

問乾皆聖人事。坤皆賢人事。否曰怕也。恁地殺斷說不得。  
如乾初九似說聖人矣。九二學聚問辨。則又不然。上九  
又說賢人在下位。則又指五為賢矣。看來聖人不恁地  
死殺說。只逐義隨事說道理而已。

味道問聖人於交言。只把做道理說。曰有此氣。便有此理。  
又問交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

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也

植

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順用也

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則便是天德與上文見群

龍無首又別作一樣看

礪

乾元者始而亨一段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聚方

見性情所以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道夫

元亨是天通利貞是收斂性情性道夫

問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倚利貞處乃為乾之

性情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貞為其本體無所作

用之實性情猶言情狀於其收斂無所作用方見它情

### 狀真實 錄

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只是對元亨說此性情只是意思

體質蓋元亨是動發用在外利貞是靜而伏藏於內苗

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

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

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

時方見得他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

那利貞誠之復處 淵

正淳問利貞者性情曰此是與元亨相對說性情如言本

體人傑錄云性情猶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

體處體却在下用却在上蓋春便生夏便長茂條達秋

便有箇收斂撮聚意思直到冬方成問復見天地心曰  
天地之心別無可做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謂如一  
樹春榮夏敷至秋乃實至冬乃成雖曰成實若未經冬  
便種不成直是受得氣足便是將欲相離之時却將千  
實來種便成千樹如碩果不食是也方其自小而大各  
有生意到冬時疑若樹無生意矣不知却自收斂在下  
每實各具生理更見生生不窮之意這箇道理直是自  
然全不是安排得只是聖人便窺見機緘發明出來伊  
川易傳解四德便只就物上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  
物之長利也萬物之遂貞也萬物之成解得遂字最好  
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即發用復即本體

也 錄少異 人傑

不言所利是說得不似坤時利牝馬之貞但說利貞而已

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  
說得好淵

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無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曰是也  
乾則無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錄

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裏了所以  
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却夾雜些陰柔所以却說  
純粹精淵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現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



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錄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即曰夫乾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是此意也

錄

剛健中正為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

體豈得中不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着一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某說與他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正頭如何不討箇混淪底放在那裏注中便是破他說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道夫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

成文

學聚問辯聖人說得寬這箇便是下面所謂君德而處說  
君德皆如此淵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  
雖危無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謂對  
越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  
人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為危疑之地則  
只做得舜禹事使人傑

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  
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  
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鷄覆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  
此否時舉云家問恭雞時舉為兒童日候其雛之出見

他母初未嘗啄蓋氣數才足便自橫迸裂開有時見其  
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  
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時舉

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  
耶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耶曰伊川此句其未  
敢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如禮雖先玉未  
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  
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  
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  
行之耳蓋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  
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錄。淳立問程子曰天專之言則道也天且性此語其亦未敢以為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天曰知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言之則道者否曰是問胡文定公云舜先天而天弗違志壹則動氣也孔子後天而奉天時氣壹則動志也如何先生曰先天而弗違者舜先作韶樂而鳳凰來儀後天而奉天時者孔子因獲麟而作春秋志壹動氣氣壹動志皆借孟子之言形容天地感格之意謨

乾卦有兩箇其惟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做愚人此必其自改得恁地亂道如中庸王肅作小人及中庸這却又改得是智孫

坤

主利不是謂坤主利萬物是占者主利礎

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箇震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自不妨為有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用底淵

利牝馬之貞本無四德底意彖中方有之彖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數說元亨處却說得分明後面幾句無理會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他趁押韻後故說在此這般底難十分理會先迷失道却分曉只是說坤道池本無先迷至此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陰減字池本有為陽一半就前後言

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安  
貞之吉他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妄作以求全時便凶  
了在人亦當如此伊川說東北喪朋處但不知這處添  
得許多字否此是用王輔嗣說

又論坤卦利牝馬之貞曰乾卦元亨利貞便都好到坤只  
一半好全好故云利永貞一半好故云利牝馬之貞即  
是亦有不利者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雖伊川亦解做  
不好殊不知西南得朋乃以類行豈是不好至於東北  
是坤卦到東南則好到西北東實是喪朋亦非是凶只是  
自然不容不喪朋雖然喪朋却終有慶耳東南得地與  
西比不得地自然喪朋然其終亦如此  
等說恐誰依舊說

牝馬之貞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  
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  
矣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如何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  
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  
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蓋陽太陰小陽得兼陰  
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得乾之半故常減於乾之半也  
問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旬伊川只見彖  
傳辭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子所  
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蓋言君子有所往先迷後得  
主利也問東北喪朋西南得朋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

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無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南喪於東北先迷後得亦然自王輔嗣以下皆不知此多錯解了錄

乾主義坤便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乃是此卦占得時主有利淵

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淵

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底亦

亨生是生物池本云坤即乾之所始者淵

徐煥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行則

造化生生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無病萬物資乾以

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坤元徐說

亦通淵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

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

得來順淵

東北非陰之位陰柔至此既喪其朋自立脚不得必須歸

本位故終有慶又曰牝是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馬健

行却後得而有慶牝馬不可分為二今姑分以見其義

厲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既言終有慶則有慶不在今矣為他

是箇柔順底物東北陽方非他所安之地如慢水中魚去急水中不得自是喪朋喪朋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正如先迷後得爲他柔順故先迷柔順而不失乎健故後得所以卦下言利牝馬之貞喪朋先迷便是牝有慶復得便是馬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這意思文蔚曰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做越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常守分時又却自做得他他底事曰是如此故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順然大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者雖多究竟如何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有不同必欲求說則穿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

以其順且厚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爲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爲能載物天行甚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地勢至順故君子體之以厚德載物

突然起底也自順淵

陰爻稱六與程傳之說大不同這只就四象看便見得分曉陰陽一段只說通例此兩物相無不得且如天晴幾日後無雨便不得十二箇月六月是陰六月是陽一日

中陽是晝陰是夜淵

坤六爻雖有重輕大槩皆是持守收斂畏謹底意確

問履霜堅冰何以不着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者目前未見有害却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確

問履霜堅冰至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無但有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銖

直方大是他陰爻居陰位無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方大

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無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象裏面說底且隨他說做一箇事後面說底四事又儘隨他說去如某之說爻無許多勞攘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為德否曰不可說坤先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只因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大如此學履

六二不當說正要說也說得行不若除了淵

問坤六二聖人取象何故說得恁地大都與坤德不相似曰如何見得不相似曰以陰陽反對觀之直方大者皆

非陰之屬也。曰坤六爻中只此一爻最重六五雖居尊位然却是以陰居陽六二以陰居陰而又居下卦所以如此問坤之順恐似此處順只是順理不是柔順之順曰也是柔順只是他都有力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地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以聖人亦說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幹

問六四括囊注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即為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幹

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凡得此爻在位者便當去未仕

者便當隱伯豐因問比干事曰此又別是一義雖凶象

答尚

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說且是就著見於文章事業上說否曰不可說盡得地道他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工夫上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學履

黃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狀能似這箇則無不吉淵

黃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



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淵

問黃裳元吉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今考本爻無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曰不曉這意若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文何曾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絮了因舉云邵溥謂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之意故此爻義特為他發固是他後生妄測度前輩然亦因此說而後發也學履

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文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耶曰戰而至於俱傷其血玄黃

不言而凶可知矣時舉

子耕問龍戰于野曰乾無對只是一箇物事至陰則有對待大抵陰常虧於陽人傑

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無乾便沒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別無陰只陽盡處便是陰營

問如乾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辭坤六五黃裳是象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皆是舉象而占意已見於象中

此又別是一例如何曰象占例不一有占意只見於象  
中者亦自可見如乾初九坤六四此至分明易見者如  
直方大惟直方故能大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六二有  
直方大之象占者有此德而得此文則不習而無不利  
矣言不待學習而無不利也故謂直方大為象不習无  
不利為占辭亦可然直方故能大故不習无不利象既  
如此占者亦不離此意矣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些  
陽故為含章之象又貞以守則為陰象矣或從王事者  
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  
成有終者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也在人臣用之則為不  
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進無成而

能有終也此亦占意已見於象中者六四重陰不中故  
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因闕程易  
云六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為上下間隔之時與重陰不  
中二說如何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銖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  
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  
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文蔚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  
生承載非則安能如此倜  
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  
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

曰靜無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  
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見方言其德  
則是其著也銖

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着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  
不說這箇意復霜堅冰只是說從微時便須着慎來所  
以說蓋言慎也由辯之不早辯李光祖云不早辯他且  
到得即當了却方辯刻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淵

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賀孫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卿升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胃中無纖毫委曲万  
是割截方整之意方疑是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是此二句格物致知是義以方外

變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義便

是能照底德明

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

要去方外即非矣銖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

正萬物各得其宜寓

先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平

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胃中洞然

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

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賀孫

問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而不溷義之意。則須於應事接物間。無往而不主一。則義亦在其中矣。如此則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中出之意。方好。曰亦不必如此說。主一之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每遇事與至誠專一做去。即是主一。

之義。但既有敬之名。則須還他敬字。既有義之名。則須還他義字。二者相濟。則無失此。乃理也。若必欲駢合。謂義自敬中出。則聖人何不只言敬字便了。既又言義字。則須與尋義字意始得。大雅

景紹問敬義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莫是合內外之道否。曰。久之則內外自然合。又問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是更用就上做工夫。曰。雖是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方外。景紹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於為善。實於不為惡。便是誠。只如敬亦有誠與不誠。有人外若謹畏。內實

縱弛這便是不誠於敬只不誠便不是這箇物道夫  
 問前所說敬義誠三者今思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箇  
 交相養之理至於誠則合一矣曰誠只是實有此理如  
 實於為敬實於為義皆是誠不誠則是無此所以中庸  
 謂不誠無物因問舊嘗聞有人問不誠無物先生答曰  
 秉彜不存謂之無人可也中和不存謂之無禮樂可也  
 還是先生所言否曰不記有無此語只如此說也却無  
 病道夫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在坤六二之爻  
 論六二之德聖人本意謂人占得此爻若直方大則不  
 習而无不利夫子遂從而解之以敬解直以義解方又

須敬義皆立然後德不孤將不孤來解大字然有敬而  
 無義不得有義而無敬亦不得只一件便不可行便是  
 孤必大錄云敬而无義則做出事來必錯了只義而无

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  
 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又  
 問方是如何曰方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區處得如一  
 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時便  
 轉動得當

坤六二末乃言不疑所行不疑方可入乾知處方

道壽一見下

壬寅孟夏一見了

白陽子

白陽子

問亦具以何曰亦長遠此事皆合宜滿然固遠非彼一  
 賤交朋交朋計效朋交皆不辭皆而天一之不休也又  
 既長婚義立亦不依就之華民限忠故民事賤限於  
 無義不辭亦義而無婚亦不辭以一掛對不何計對長  
 既婚義皆立則對對不依辭不依來雖大字湖有婚而

